



陳 寧

画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

陈燕画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

序

来自花乡的报告

胡显仁

黔南，一块人杰地灵的宝地。这里有如诗如画的奇山秀水，有醇厚古朴的民族风情，更有诸多受惠于此、醉心于此、讴歌于此的“采花人”。陈萼同志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之一。

陈萼同志是黔南文艺界、尤其是美术界的一位“老兵”。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他的上百件油画、水彩佳作在省内外、国内外展出，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并在不少的全国、全省性展览上获奖，可谓硕果累累。多年前，他的一件作品在全国性展览上拿了奖，文联约我去参加庆功会，因事忙，未如约，但此后就很留意他的作品和人品了。

现在，一本待印的画集发散着彩墨的油香摆在我的眼前，信手翻完，才真正引发了我的深思：少年时的陈萼和母亲一道，在兵荒马乱中颠沛流离地渡过了他悲惨的童年，同时也迎来了解放。初中没有毕业就参了军，在朝鲜战场的硝烟中他给战地墙报画刊头和插图，用千方百计寻来的水彩颜料去临摹苏联革命油画的印刷品……。从此，绘画如同一条坎坎坷坷、曲曲折折的路展现在他面前。一位读过大学的文化教员告诉他，没有专业学历的人敢于踏上这荆棘丛生之路，不是盲从也是痴夫，后来他竟将“痴夫”作了笔名以表露从事绘画的决心和信念。他身体力行，在探索与抗争，苦闷与困惑中走过六十四个年头。在神秘而浩瀚的艺海上探索，在与病魔的抗争中迈着蹒跚的步履，执着于这片多情的土地，在苗山水寨留下了一串弯弯扭扭的脚印……。陈萼同志是一个有着四十多年的党龄的共产党员，经受了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历代大风浪的考验。他拥护改革开放，努力将自己挚爱的事业和党的呼唤、国家的需要紧紧地扣在一起。他的绝大部分有影响的作品都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完成的。他迷恋于黔南多姿多彩的风土民情，视为滋养了艺术成长的母乳。然而又从不照搬，总是以深沉的思考，严谨认真的态度，呕心沥血地去营造既具有浓郁乡土气息又流露出作者对未来的憧憬，既表达对人生的乐观向上，又不图解政策的那种亲切动人的艺术氛围。鲁迅先生说过：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想，这本画集不仅仅是画家对自己多年来耕耘获得成果的回顾与展示，更是画家对家乡、对民族炽热的爱的展示。对这一点，凡看了画集的人，无论是黔南人、贵州人、还是外省人，乃至外国人，都会引发共鸣的，都会对画家那溢于画作中的充满良知的高尚人格表示敬意的，对此，我深信不疑。

多年来，党和政府，黔南人民关注他、支持他，给予他应有的荣誉和尊重。他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水彩画家学会会员，曾任贵州美协理事和荣誉理事、黔南州美协主席。被评为黔南州优秀知识分子，获得贵州省政府特殊津贴。黔南州文联将他的个人作品集列为“黔南文艺丛书”，这无疑是“伯乐之举”。

深厚的民族土壤将继续孕育着我们的艺术家，伟大的时代将产生伟大的艺术作品。只要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立足于时代，立足于生活，都来为宏扬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勤奋工作，开拓进取，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精品。

受人之托，在集子前留下这些文字，谓之序。

清丽、娟秀、典雅、抒情的美

——读陈萼绘画近作

陈晓光

提起陈萼的名字,我省美术界的同仁都是比较熟悉的。这不仅因为他担任过贵州省美术家协会理事、黔南自治州美协主席等学术职务,更主要因为他靠顽强的自学取得了令人倾慕的成就。据粗略统计:陈萼先后共有上百件作品在省和全国性展览中展出;其中二十六件作品分别在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和台湾展览,六件作品先后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全国展览或对外展出,多次在省或全国性展览上获奖,有二十多件作品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他的作品如此受到社会关注,必然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陈萼的作品大约分为油画、水彩两个门类,题材上可归为人物和风景两大部分。读他的作品,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的新作,令人欣喜不尽、流连忘返。

作于84年的大型油画《春花》。可以算是陈萼的成名之作。画面展现的是众多的苗家姑娘选购首饰的热烈情景。场面宏大、构图紧凑,二十多个人物统一在喜悦的气氛之中,姑娘们神采各异、风姿绰约;加上严谨工整的笔触、艳丽夺目的色彩,呈现出一派春光明媚、喜气洋洋、太平盛世的美好意境。作品于86年入选全国首届民族大家庭美术、书法、摄影展;悬挂在首都民族文化宫展厅中央,深受首都观众欢迎。《民族团结》用该画作中心整版,为展览做广告发表,《民族文学》和云南的《民族文化》等刊也以重要版面刊出,视为本次全国性大展的重要作品。作品的成功开创了画家艺术生涯中的新局面,激发了画家进一步探索的勇气和信心。如果说《春花》以其场面热烈,色彩斑斓而激奋人心的话,稍后创作的另一幅油画《桐子花开》则以其静穆、典雅、温馨而令人陶醉。画面五位苗家少女满身银器的衣着,加之银色的桐子花作背景;在一片统一的银灰色调中,姑娘在憧憬、在编织着未来美好的梦……与《桐子花开》相似的还有表现布依姑娘的《布依卖花女》和表现苗家少女的油画《四朵银花》。

他的人物画多取材于布依、苗家、水家妇女,人物造型甜美、端庄。画家不摹拟真实、直观的原型,而注重一种理想中的美;无论是人物

和环境都是围绕着这个“理想美”而进行铺展的。他大胆地吸收了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画派的某些长处和民间年画、月份牌的优点,机敏地把平面、装饰手法进行融会,从而达到了这种明快、雅致、优美的艺术境界。画家善于对不同的题材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春花》运用饱和的、鲜艳的、直接的颜色进行穿插、排列,使各种纷杂的色相争相辉映、相互补充,达到了交响音乐般的丰富而热烈的效果。而《桐子花开》等作品似乎相反,没有夺目的直接色、原色,则主要靠各种不同的冷暖倾向和高明度的灰色进行渐变、对比、调和,是一种同类色、邻近色的吟唱,从而造就了一种和协、宁静的绵绵情调。《桐子花开》、《花季故乡人》、《四朵银花》、《苗寨一枝花》、《卖花女》、《苗岭花》和新近才完成的《芝麻开花》等作构成了他的“银色系列”。以上作品反映了画家高昂的创作激情,是对新时期少数民族新生活、新面貌的热情颂歌。

风景画在陈萼的作品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特别是他的水彩风景。《银色家居》、《石乡》和入选全国第三届水彩粉画展的《菊·蟹》等作不仅为自己、为黔南,也为贵州水彩赢得声誉的佳作,展现了布依山乡独具特色的石头村寨和石板房屋。前一幅给人平静、亲切之感,后一幅则示奇险峻拔之气。两幅画均富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引人入胜。当然一幅高品位的作品单靠“地方特色”是远远不够的。在这里画家借“石”发挥,大胆地运用一种似乎属于他“专利”的“网织”特技。把这种肌理特质和主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果敢地舍弃重色、深色,再加上淡淡的灰色渲染和勾划,形成了一种轻淡、朦胧的艺术情趣,使人耳目一新。作品的成功除了“地域特色”和“特技”的效应外,更得于他对“银灰色”的独特感悟,从而进一步构成了“银色系列”的续篇。这种探索不仅在近年大量的风景画上获得成效,在静物《绣球花和石榴籽》等其他静物画中也别开生面。与“正宗”的水彩相比,陈萼似乎有点“邪门”了。其实画家何曾想故弄玄虚、充当“玩乎潮儿”,只是做了几十年传统的“正宗”学子,觉得原的那“几招”已解决不了

自己的特有情感和新的需求而想“破茧”罢了。美术史告诉我们,另辟蹊径、勇于创新本身就是对传统的一种最好的继承。

画家不仅在水彩风景方面有所突破,在油画风景上也有新的探求。作于82年的《潮》,巧妙地利用胶合板木纹的肌理特征,把波涛荡漾的动势与节奏表现得淋漓尽致,加上几只翩翩起舞的海鸥,抒发了画家心潮澎湃的情怀。无怪乎在省美展上得到评委们的青睐,荣获佳作奖。在贵州美展展出的《碑、桥、印》、《石屋》则运用油画刀的功能,把厚实的颜色切砌在石桥、石屋上,既再现了石头的外在特征也较有力地表现了这类景物坚挺、沉厚的内在气质。较好地发挥了油画具有的表现能力。

在陈弩的绘画中,还明显地感觉到画家特有的诗人般的浪漫气质。他的艺术不是直接的、自然主义的照搬生活,而是多情的浪漫的表现生活。例如,苗家姑娘身上的银饰、布依山乡的石头,不仅看到它们的风俗性、使用性,更注意这些物体具有的形和色的美感和寓意性,任想象的驰骋,大胆夸张和扩散;再结合地域风貌,进而酿成了一种超然、纯静的意境。

在题材上,构图上更是超脱随意。他看重的不是具体的物象特征与环境的现实氛围,更强调自我情感的抒发和意境的拓展。像《锦飘千里》在环宇中飘舞的水家姑娘和锦缎已不是现实中所见,一个“飘”字把浪漫的情思“飘”向“千里”之外了,俨然是一首浪漫主义的抒情诗。《静静的剑江》简直就是一曲缠绵的月夜曲、思乡曲。以及前面提到的不少作品中,无处不洋溢着既可感知却难以言状的抒情意味和罗曼情调。画家阅读过大量的中外名著,品尝了不少布依、苗家的古歌恋曲,他无疑秉承了这些中外优秀文化的集合基因。

陈弩的绘画是现实的。他从不把自己的艺术作为一种自我陶醉和自我发泄的工具。他说:“总希望画得更贴近生活些,渴望做个劳动者的歌手。”由于这种高尚的情操和坚定的人生理想,使他更多地看到生活的美好、光明的一面。

画家出生在黔东南的雷公山下,少年时代饱受了颠沛流离和战争的惊恐,青年时代在朝鲜战场同美国佬血肉鏖战;后又转辗西北和华南。定居黔南后又历经大跃进的狂热和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曲折的人生非但没有使他“看破红尘”,意冷心灰,反而更加意气风发地去歌颂生活,去赞美劳动者。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只能是这样:随着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拨乱反正之后自治州蒸蒸日上的新面貌对他的鼓舞;再就

是一个革命者的博大胸怀和艺术家追求真理的乐观主义精神。正是这种乐观的人生态度才使他身心贴近生活,密切关注现实。所以他作品中的人物和景物都是那样清新、富有朝气,充满活力。陈弩毕竟在这块虽然比较封闭、贫瘠,然而美丽、神秘的土地上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的情感已深深地渗进了这片土壤。布依人、苗家人的喜、怒、哀、乐他都心领神会;这里山川景物的阴、晴、雨、雾他也洞察入微。无怪乎他笔下总是不断地、反复地出现着苗姑、布依女、山乡、石寨、吊角楼的缘故。他已被这块土地“同化”了,然却不曾有过反顾,因为他坚信“世界性是由众多的民族性组成”的道理和民族风情绘画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陈弩的艺术是写实的,也是通俗的。时下,美术界一些人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把画面弄成看不懂、猜不着的模样,自称“曲高和寡”。陈弩不然,他的画是“入世”的,他未曾想使自己的作品“高深莫测”。他只相信“观众和读者是至高无尚的裁判”。这里所指的观众当然包括专家和普通读者甚至还有他笔下的劳动者们。所以他选择的语言是真实、亲切、易懂的。陈弩的作品无论在艺术思想、表达方式上都体现了一个地域性画家独立的品质和人格。

谈陈弩的绘画作品,不难看出来自欧洲的“洋画”对他的影响。如果说五、六十年代主要接受了苏俄绘画,那么八十年代以来则更多的受益于欧洲文艺复兴后的西方各种绘画流派。其中对他影响较大的是法国十八、十九世纪的绘画。他的画有印象主义明快、热烈的色彩;有写实主义重视生活,直面现实的精神;有浪漫主义自由、舒展的想象;更有象征主义典雅、梦幻的情调。作为一个完全靠自学起家的画家,陈弩对油画的理解主要是通过大量书籍和画册的研究,并先后直接观赏了苏联、法国、美国、德国来华的原作展览,加上他聪慧的天资和长期的艺术实践。但更重要的是他以一个中国人认识现实、观照宇宙的特殊眼光和自信去审视和学习这一西方文化的。所以,他的画又有着鲜明的“中国油画”的风味和气质。

画家经过四十多个春秋的艰辛摸索和顽强奋发,终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并实现了个人艺术发展中的大突破。创造了一种属于他自己的清丽、娟秀、典雅、抒情的艺术风格。

艺术创造是艰巨的,但也是美好诱人的。陈弩没有满足已取得的成就,他仍在深深地思索着,顽强地追求着;相信他的艺术会在未来的探求中不断升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观众和读者喜爱他的艺术。





春花(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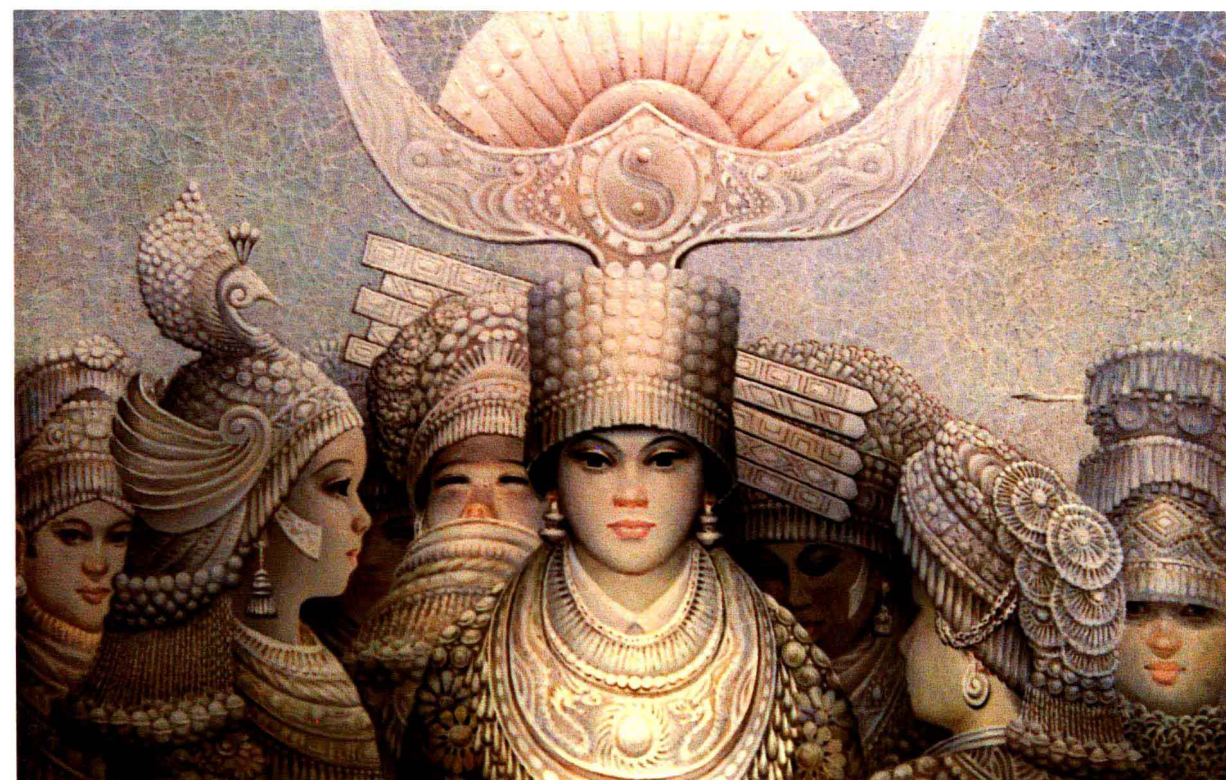
(入选 86 年全国首届民族大家庭美术、书法、摄影展览、刊《民族团结》《民族文化》)



寨花(油画)



桐子花开(油画)
(入选 88 年贵州时代风采画展)



寨上花(油画)



谷子扬花(水彩)

七色杜鹃花(水彩)





花季故乡人(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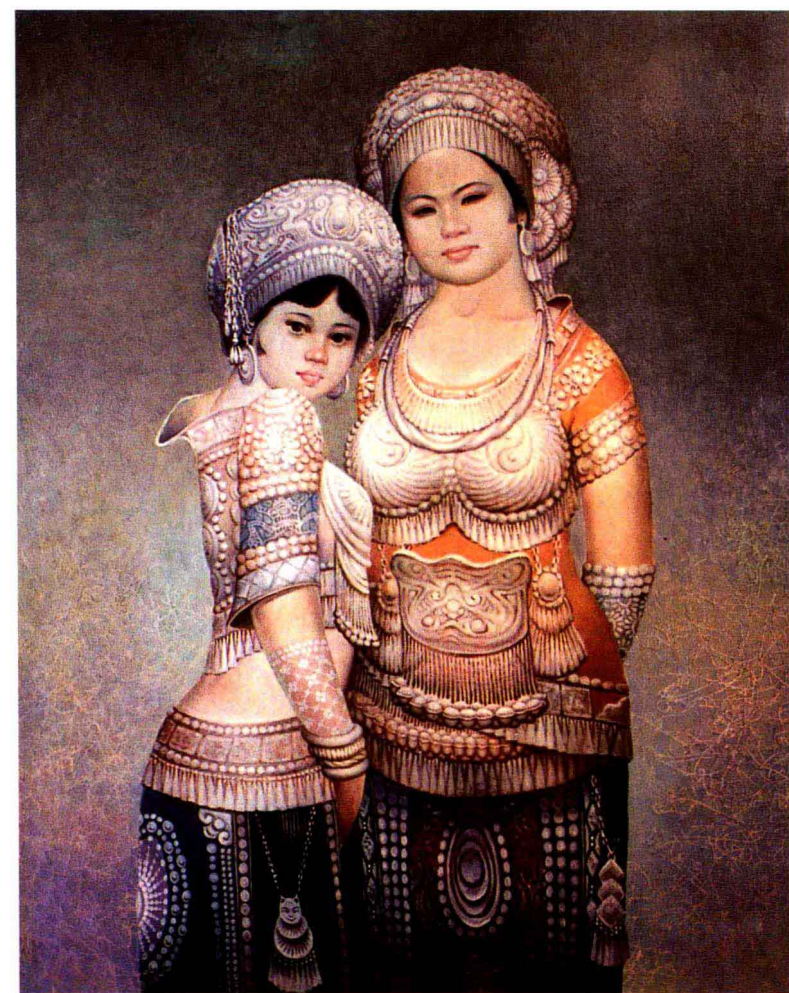
银花(水彩)



苗岭一枝花(油画)
(92年全国16位画家赴台湾联展)



向阳花(油画)



金银花开(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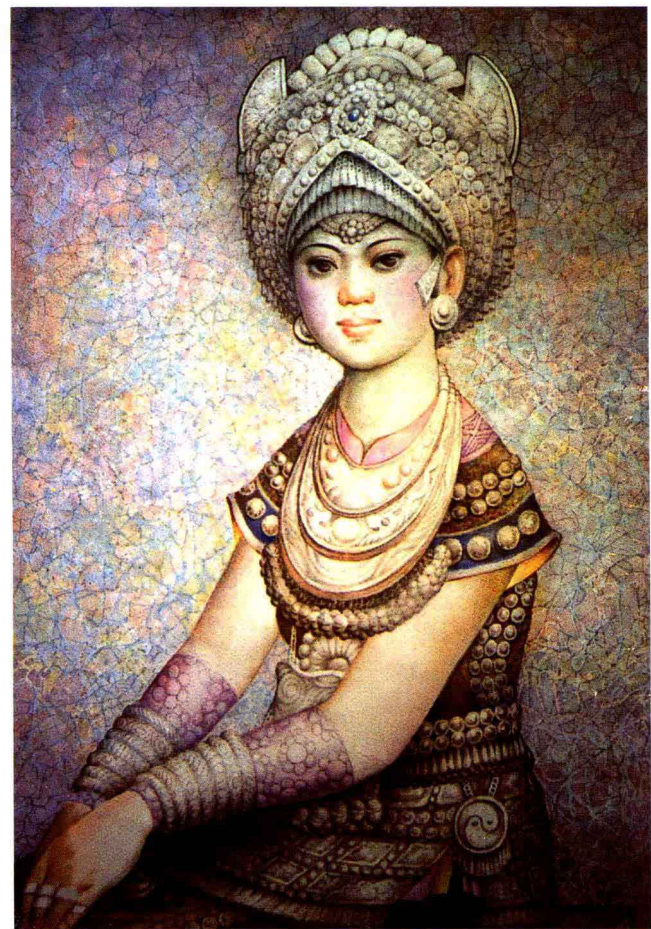
布依卖花女(油画)
(入选 90 年贵州油画大展)

四朵银花(油画)
(入选 91 年中国杭州西湖
艺术节、赴东京展出)





芝麻花开(油画)



▼ 阳雀花开时(水彩)

▲ 卖花女(水彩)
(入选全国第四届水彩、粉画展)

苗岭花(油画)